

人类的隔绝与异化 —— 阿尔比“新作”《在家在动物园》

胡开奇

《戏剧艺术》 2011 年第 5 期

—

埃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是美国严肃戏剧挑战百老汇娱乐戏剧的一面旗帜。他的剧作经常先在外百老汇甚至外国上演，最后总又回到百老汇。他曾说“人们在百老汇看到的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是戏剧，只是一些批量生产的产品，它们只会使人沉醉或沉睡，无法叫人惊醒和清醒。”自六十年代以来阿尔比的戏剧作品不断震撼着美国剧坛，但作为美国主流戏剧的先锋作家，阿尔比戏剧思想的开拓更多体现在剧作的事件与主题上，并非体现在戏剧的形式上。

二零零八年，阿尔比令人吃惊地将他五十年前的独幕剧《动物园故事》改为两幕剧《在家在动物园》（At Home At the Zoo, 2009）并上演于纽约外百老汇的第二剧场。昔日莎士比亚或当今尼尔·西蒙都曾以续集或前传的方式改写过他们某些过去的杰作；但大幅改写在舞台上毕竟罕见，况且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动物园故事》是全世界最著名并被最频繁上演的美国剧作之一。这部关于纽约市中央公园里绅士彼得与穷汉杰瑞间凶杀一幕的伟大剧作历来是戏剧专业学生的经典教材。这些年来，无数的评论者探讨分析着阿尔比对二十世纪中期人类异化现象的深刻揭露。虽然他还写了《谁害怕弗吉尼亚·沃尔夫？》、《三位高个女人》、《微妙的平衡》和《山羊》等另外三十部剧作，《动物园故事》的震撼与激情是独一无二的。

实际上，阿尔比改写《动物园故事》的想法由来已久。这部已成为世界经典的《动物园故事》是阿尔比在他三十岁生日前的三周内一气呵成的。该剧首演于 1959 年九月柏林艺术节；1960 年一月在普罗文斯敦剧院开始了它的纽约首演。作为一部短剧，它曾与贝克特的《克拉普最后的磁带》或其他短剧同场演出；对此，阿尔比一直遗憾不已。九十年代末，在《动物园故事》面世四

十年后，阿尔比就打算为彼得加一幕戏，“有些失衡，剧中杰瑞一直在诉说，彼得无暇开口。我希望对彼得有更深入的了解。”

阿尔比并不赞同剧作家大幅改写他们之前的剧作，他说“无法改写，时过境迁，人非昔日。”所以他并未大动《动物园故事》，而只是写了《在家》作为全剧的第一幕；他甚至说起在1958年构思《动物园故事》时，他便造访过剧中彼得和安娜夫妇以及他们家的客厅，“我只是当时不便写这一幕戏。”阿尔比追溯了他最初的创作冲动：“我如此熟识安娜因为我清楚彼得妻子该是何种模样。”他觉得《在家》似乎从他心中流淌而出，他只是顺其自然地呈现这对夫妇间的关系。作为对平庸文明的一项既庄严又诙谐的研究，《在家》展示了当今社会一对恩爱夫妇间的交谈。

《在家在动物园》第一幕启幕时，星期日正午刚过，在与中央公园相隔两三条大道的曼哈顿东七十余街公寓楼中一间丹麦现代风格客厅中，出现了平和儒雅的中年绅士丈夫彼得和他端庄文静的妻子安娜。两个不出场的女儿正在楼上，彼得正端坐审阅他们出版公司从未出版过的一本重要之极且枯燥之极的教科书。安娜从厨房走出，随口宣称，“我们应该谈谈。”于是他们聊起了家庭琐事：壁炉柴架、孩子、微波炉、猫咪、鹦鹉。接着又谈起了彼此的睡态以及安娜黎明前的夜游习性；安娜告诉困惑的彼得她想切除她的乳房以防止患癌症的念头；两人相互戏谑调侃地聊着死亡、情爱和人们的疯狂，还联想到“对思考某事的思考”。

随着安娜的直言不讳，彼得小心翼翼地说起他觉得他的阴茎“在萎缩”；安娜压住笑意表示同情，她深知性爱和性话题不是彼得的强项；她戏称他为“正人君子”，两人讨论起割包皮、割阴蒂……接着话题又转回到安娜为何提出要交谈。在谈话中他们突然发现某种可怕的难言之物威胁着他们的宁静生活；他们发觉彼此无法倾诉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安娜 干吗要说呢？既然是无可奈何……干吗要说呢？如果无能为力……干吗要说呢？

彼得（羞怯）彼此……分担？

安娜 一起无能为力？像两只猿般地缠着？

彼得 有时候人们需要那样。

安娜关注着他们的夫妻感情，但面对两人间心灵的隔阂，沟通的断裂和生活的乏味，安娜觉得无奈与迷茫：

安娜 没有东西是……绝对的……完满 — 不管是你，我们，还有……我？而我知道你可能也正在这种感受之中。或者 — 更糟 — 你也许没有感觉，可能这一切都让你无动于衷 — 你……心中没有它？

当彼得为他们间宁静的生活情感辩解时，安娜却说：

安娜 对呀，没错。那正是我们俩的希望：避开冰川；绕过百慕大……是的；那正是我们的希望……大体而言 — 也是我们现在的生活。而这不可怕吗？

许多夫妇在多年后依然相互动物般充满了激情，而他们则性趣索然，安娜禁不住激情地追问彼得：

安娜 可那种……疯狂呢，那种……动物性呢？我们是动物！我们干嘛不像野兽那样……做爱？！也许是我们相互爱得太安全了？我们安全吗？我们太……文明了？我们就从未相互痛恨过？

彼得回忆起大学时代醉酒后与一位女孩之间的狂暴性爱的细节。那场疯狂的性爱以鲜血淋漓和痛苦羞愧告终，于是彼得在此后的性爱中时时谨慎小心生怕伤害他人。谈话间安娜猛然抽了彼得一个耳光又立刻抱着他激情地吻他，她说她只想给他悬念让他吃惊。笑声中，他们希望一场突降的龙卷风彻底摧毁他们安然有序的家庭生活。接着，两人道别“我爱你。”安娜去了厨房，彼得捧着那本枯燥的教科书去了中央公园。

《在家在动物园》的第二幕便是原来《动物园故事》。阿尔比并未改写这一幕戏，只作了些许删节，所以文本同他的 1999 年版原剧相同。第二幕开场时，来到中央公园的彼得正坐在长椅上阅读。接着，衣衫不整的三十余岁汉子杰瑞出现了。神情郁闷的杰瑞坚持要同彼得交谈。杰瑞住在曼哈顿上西城的一间旧楼顶层的斗室中，无亲无友，孤身一人。他诉说他青春期的同性恋和如今的卖淫为生；他阴暗与污秽的直言不讳令彼得十分难堪。除了满足淫荡肮脏的女房东的色欲，杰瑞还得对付女房东那条时时追咬他的“黑怪”恶狗。当再三讨好恶狗失败后，他给它下了毒药。恶狗活了下来，不再理睬杰瑞，于是人狗之间也只剩冷漠。杰瑞与狗与人都无法沟通：

杰瑞 …… 我和狗达成了妥协；更是一种合约。我们既不相爱，也不伤害，因为我们彼此不愿沟通。难道我喂狗是一种爱吗？难道狗咬我不是一种爱吗？如果我们能这样误解，那么我们当初又何必造出‘爱’这个词呢？……

由于第一幕戏《在家》展示了彼得夫妇间心灵的隔阂与情感的异化，所以第二幕中当杰瑞癫狂般地独白诉说他的生存的孤独与隔绝时，彼得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与安娜之间的扭曲、断裂与隔绝。他内心深处的愤怒、焦虑和绝望的促成了与杰瑞为争夺公园的长椅而不断加剧的冲突，直到他怒不可遏地手握杰瑞的利刃自卫，直到杰瑞猛扑在锐利的刀锋上自杀。

在《在动物园》一幕中，我们不得不恐惧地面对现代社会人们的隔绝与异化，而在《在家》一幕中，我们也只能痛苦地直视：即便在一个美满的家庭与婚姻中隔绝与异化也无处不在。从彼得和安娜情感与精神的冷漠异化到杰瑞的隔绝与荒谬的生存状态，公园中的血腥自杀似乎成了必然的结局。可以想象，当彼得象一头受伤的野兽干嚎着逃离公园奔入家中，当安娜竭力抚慰他之时，杰瑞的自杀令他们四周安宁的世界轰然崩塌。这对夫妇曾盼望平静如水的的生活能有波涛涟漪，而厄运的报复却不期而至了。

在现代工业文明恶性膨胀的社会中，人在逐渐丧失人性与人格。在人被物质异化的同时，人际关系也被异化。在喧嚣、繁杂、几近疯狂的现代城市中，人们像一群工蚁，每日每时每刻重复地蠕动着。人们思考，人们厌倦，人们迷失。人们追求物质，而终究被物质异化。《在家在动物园》中的公园长凳上，一端坐着彼得，一端坐着杰瑞，中间隔着一道屏障，恰如杰瑞提到的动物园——“所有动物都被隔开”。这种隔绝感是当今社会人类的生存形态，也是物质异化人类的现象之一。疯狂的工业文明并未使人类变得真正“文明”，反而使人类从文明走向野蛮，恰如法国剧作家雅丝米娜·雷泽《屠神》中那两对相互撕咬的夫妇。彼得、安娜和杰瑞那一个个孤独的个体正是当今社会每一个人的写照。这每一个体的痛苦，也是整个人类的痛苦。

《在家在动物园》使观众体会到每一个现代人的生存中所隐含的威胁。如果《在家》是甩在人们脸上的一个耳光，《在动物园》则是击中人们腹部的一记重拳，你能想象剧院中的戏迷们大口喘息的惊恐与困惑。对于这相隔五十年写就的两幕剧，阿尔比坚称它们是一个整体，“这是一部完整的戏，第一幕中彼特的经历促成了第二幕中他与杰瑞的冲突。这部两幕剧的完整与深刻远远超越独幕的《动物园故事》。”

《动物园故事》在中国曾多次上演，今年五月在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上也有演出。对于习惯了《动物园故事》的观众们，《在家在动物园》更像是两部相连的独立剧。这也无妨；第一幕中的的情感之冰与第二幕中的情感之火确实形成了两者间泾渭分明的反差。若把《在家》视为阿尔比又一部关注中年夫妇情感与生态的剧作，与他之前《婚姻戏剧》（1987）和《山羊，或谁是西尔维亚？》（2002）中的人物相比，彼得与安娜的一幕更能深入戏剧观众的心灵。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十一月，由笔者翻译的阿尔比写实风格的荒诞家庭剧《欲望花园》将由中国国家话剧院搬上北京的舞台。

《在家在动物园》让我们看到了阿尔比五十年前后写作风格的变化；八十岁的阿尔比步入年迈，但其创作力依然旺盛。五十年前的《在动物园》一腔

怒气，青春激越，五十年后的《在家》沉思睿智，哲人情怀。前者愤怒，后者宁静。无论是痛苦，还是悲哀，无论是多愁善感，还是玩世不恭，这位天才的剧作家始终深深地关注着人类命运的起伏和现代文明的衰亡。

二零一一年七月于纽约

厦门大学图书馆